

巫山 著

风云诡谲的商场
他以温柔做饵，用余生予她无限恩宠

山海不可平

所爱

隔山海

“南风军的军队只有一个守则
——对敌人凶猛，对妻子亲爱。”

黑色走廊的战争之王 × 豪流隐商的
天之骄女

密林季风奏响东方多瑙河畔的战地恋曲
从此，你将是我最唯一的信仰

SUOAI
GESHAN
HAI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米古阅读

山海不可平
所爱
隔山海

巫山 著

SUOAI
GESHAN
HAI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所爱隔山海 / 巫山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6.7

ISBN 978-7-221-13418-9

I. ①所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3918 号

所爱隔山海

巫山 著

出版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胡晨艳

责任编辑 唐 博

流程编辑 潘 媛

特约编辑 菜秧子

装帧设计 刘 艳 COCO

封面绘制 ruby 可可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57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3418-9

定 价 29.80 元

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巫山

江苏扬州籍，女，性情温平，有梦为马，则伴一生。是《看小说》《紫色年华》《锦色》《三生三世》等杂志常驻作者，目前系列《浮世梦》和都市长篇《来自云端的他》（待定）在出版筹备中。

SUOAI
GESHAN
HAI



扫这里，免费看更多好书

出版人	苏桦
出版统筹	陈继光
选题策划	胡晨艳
责任编辑	唐博
流程编辑	潘媛
特约编辑	菜秧子
装帧设计	刘艳
封面绘制	COCO
版权合作	ruby 可可

zhaojing@dayinbook.com

书名：亲爱的忠犬先生

作者：翼苏

刑侦队陆祺升为队长之时，队内迎来了新的心理分析师——简宁。

简宁双目失明却有着非常人能及的敏锐。

随着一次次案件，一个神秘的女人渐渐进入了刑侦队的视线。

藏在黑暗处的女人竟然有着和简宁一样的外貌。

她们为何如此相似？这个神秘女人又为何而来？

谜团变得越来越大，真相往往就在触手可及之处……

SUOAI
GENSHAN
HAI

未已阅读



官方微博/微博：大鱼文学

官方百度贴吧：大鱼文学

官方咨询QQ：1186838547

官方微信号：dayuwenxue314





SUOAI
GESHAN
HAI



所爱
隔山海
山海不可平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楔子	001		
第一章·借刀杀人	004	第七章·以逸待劳（中）	188
第二章·反客为主（上）	037	第八章·以逸待劳（下）	216
第三章·反客为主（中）	067	第九章·瓮中捉鳖（上）	235
第四章·反客为主（下）	094	第十章·瓮中捉鳖（中）	262
第五章·声东击西	135	第十一章·瓮中捉鳖（下）	286
第六章·以逸待劳（上）	162	我最后的信仰是——只要你活着	300



楔子

1959年12月，云南临沧市，雨林深处一座山庄。

远望过去，高高的灌木丛将此山庄围绕得滴水不漏，四面而视，几乎找不到一个突破口。山庄周围有小河环流，叮叮咚咚的水声攀爬着青木丛的根茎，在寂静的黑幕里绵延着、绵延着……似乎除却风声，今夜只余下月色照人的宁静。

这座山庄的建筑无论是装修还是摆设，都在向人展示着一种肃静。如果说这个时候的临沧市各个角落都有着异常沸腾的景象，那么此处就像是一只早已沉沉入睡的雄狮。它远离喧嚣，独占鳌头，享受着乱世下的僻静，没有人敢轻易打破一只雄狮的酣睡。

当然，除却山庄顶上那玻璃幕墙内一排排黑影，那黑影中抱着机关枪、面色冷峻的杀手，这样的夜或许会多上几分真正的宁静。

事实上，这样的时期，真正宁静的地方才是最沸腾的地方。他们在进行不为人知的阴谋或者交易，借由着这样的幌子做遮掩，无非关乎整个临沧。

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会面，甚至可以算作最后一场正式的告别会。

在山庄的最中心，灯火辉煌的壁橱下站着四个人，他们的身影被火光映射在古色古香的屏风上，或修长，或纤细，但都带着几分尚未消弭

的战火味。

许久，有说话声传出来。

没有多余的赘述，没有动人的开场白，只有蓄谋已久的动荡和那动荡下隐约的威胁，说得好听些，是信仰。

“你们活着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活着，只为死。

“二十年，你们领会的是什么？”

忠诚和善良。

“做这个时代最大的坏人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一饭三吐哺，风雨四百年。

这三个问题，在他们被选中的那一刻就已经深入骨髓。如今他们答来，也不需要任何思考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，而在说完的刹那，也都领会到些什么。他们面面相觑，从各自的眼底看出那复杂的情绪。

是紧张，是激动，是蛰伏已久的苏醒，是筹谋太深的恐惧。

是生，或死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大厅内传来一声绵长的叹息，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男人，五旬左右，有些超出年龄的衰老。白了半头，脸上满是皱纹，可却很有气力，精神抖擞，一双黝黑的瞳孔恰如那刚刚睡醒的雄狮，灼灼深沉而热烈。

他看了看面前的四个年轻人，似乎是老怀宽慰地笑起来：“云南解放快十年了，可战事却没有真正消停。各行各业商人利欲熏心，毒品交易泛滥，军阀残军渗透各国边境，缅甸内乱不止，国外殖民扩张严重，买卖与杀戮同在。

“陆俞家族能够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屹立不倒四百年，不是因为你们家族庞大、根基深，而是因为我们勇敢无惧。祠堂里香火一日不熄，

家族一日不灭，流多少血，死多少人，都在所不惜。

“现在，我想要告诉你们，民族危亡，风雨飘摇，你们的存在和你们的未来，不只是为了一个四百年家族香火的维系，更是为了整个东南亚民族的兴旺和繁荣。国之动荡，文化经济几近分崩离析，重防之城建设如箭在弦，属于你们的时代到来了……从这里离开后，你们回到自己的位置，继续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。不用再提醒什么，我知道你们会做得很好，我也相信这会是个共赢的局面。”

他从第一个人面前走到第四个人面前，又重新走回来，眼角密密麻麻的皱纹中夹着几许看不透彻的思量。

“棋盘，开局了……”



第一章 借刀杀人

清晨第一缕阳光扫过这片大地，罌粟花遍布山头。从高处的吊脚楼中俯视这整个绿意葱葱的山头，到处都弥漫着柚木香气。

不远处已经传来锣鼓和竹丝琴的伴奏声，俞晚拉高竹帘，用竹篙撑起玄窗。她把头伸出窗外，摸着鼻头细细地闻了下空气中的味道。一场雨后，芳草泥土中都是极为清新的木香，融合了一些罌粟味，恰到好处地迷乱人心智。

乐声，香气，会晒这座小城，俞晚来到这里已经有大半个月。而她带过来的几个人，从三天前就一直处于失踪状态。

心里觉得有些不对劲。

她转过身，对着圆镜用木梳沾着水缓慢地梳起头发，编的麻花辫用草绳绑住，松松垮垮地拖在身后。

三月天气候已经暖起来，她身上穿的是会晒当地的服饰，布麻上衣只裁到腰间，露出不盈一握的细腰和白皙的皮肤。想了想，她还是用描笔在肚脐上画了一朵罌粟花，杜鹃红的花色，似真似假，活色生香。

从木楼走下去时，款待她的家主——琮少恰好带着家人来叫她。

先前一直穿着从云南带来的服饰，为了表明自己商人的身份，她从一开始进入这个地方，就没有想过隐瞒，所以外族的服装和打扮最是坦

白而直接，也因此得到这位当地数一数二的地主的热情款待。

不过今天是三月十五日涅槃节，她为了表达来此的诚意，便应景地换了当地的服饰。

甫一见到她的打扮，琮少几人都不由得一愣，随即也都轻笑起来。

“你太美了。”琮少的小妻子走过来拉她的手，将她头上的绢花摆正，又很真诚地夸了一句，“比许多当地的女孩，还要美。”她身后几名跟随而来的妇人，都合掌对着俞晚笑。

俞晚松了一口气，也回笑道：“入乡随俗，琮少主见笑了。”

“怎么会？我和我妻子的看法一样，非常美。”琮少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她与他一起走。从她住进来的第一天起，面前这位年轻的家主就是一贯温和有礼的样子，和她所能了解到的几乎无二。

他们从后院穿过几栋竹楼来到前门的大厅，乐声越来越清晰。俞晚仔细地辨别了下，问道：“现在是笙笛合奏的乐曲？节奏欢快，声色明朗，听起来有点像情歌。”

琮少指着不远处的某个乐器说：“那是笙，现在听到的是科尼琴，不过歌曲确实是情歌。”

俞晚跟着他的视线看过去。许多人都围在一起，一边摆放了许多种乐器，不过没有人演奏，也没有人看管，只挤在包围圈里手挽着手跳舞。他们穿着红衣黑裙，铃铛挂在脖子上，跳一下响一下。

看到他们走过来，跳舞的人便将他们围在中心，敲鼓的人在他们身边踩着步子。

俞晚好奇：“这是什么舞？”

“象脚鼓舞。”

琮少双手合十对着跳舞的人行礼，随即跟着他们的步伐跳起来，俞晚有样学样地跳了两下，走出人群时额头上已经有了薄汗。琮少在一边

补充：“你来的时间不长，久了你就会发现我们这里的人都很热情，也很善良。也有很多节日盛庆，所有的人都会参与进来。”

俞晚还在回头看，头发有些松了，她一边绾着一边笑：“我能感受到，很热情，而且相当淳朴。”

一路走过去，可以看到许多吃食，妇女们围着大竹篓一边张罗着糕点，一边手挽着手传圣水。在这小小的寨子楼里，她生活得非常开心。

“少主和你的族人都让我感受到温暖，这里的环境有种原始的、不曾开发过的热忱。或许可以让我们坦诚相待，达成长久的合作。”

“我也希望如此，陆小姐从云南不远千里来此，就是为了打开多一些的通商途径，不是吗？我为人一向直率，也希望合作对象能够对我坦率。”他的目光意味深长。

“自然是这样。”俞晚微微一笑。

中午还有活动，琮少将她安排在凉亭下，让妻子作陪，自己则离开了。俞晚越发觉得刚刚那些对话有些怪异，琮少似乎是在暗示她不够直率？

难道是赵叔他们出了事？

琮少的小妻子实在是过于安静，两个人面面相觑，好像除了笑也只剩下笑。俞晚有点尴尬，换了个姿势坐在那小妻子身边，视线则在这寨子楼里巡回着。

她在寻找些什么。

突然，她眼神一亮，指着坐在门口抱着木琴的人低声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背对着她，看不清长相，但看他戴着斗笠，穿着深红色的大褂，趿拉着木屐，和寨子里的族人打扮相去甚远。她一时好奇，又看了那人两眼。

似乎是意识到她的注视，那人突然转过身，视线不偏不倚地穿过人

群看向她。

俞晚一愣，只听琮少的妻子说道：“是寺院的僧人。”说着她招来人，低声嘱咐了两句，仆人便走向门边将那僧人带了过来。

离她大概两米远的位置，僧人放下木琴双手合十，匍匐在地上行了个礼，等身同长，虔诚大礼。

小妻子也回了同样的礼，俞晚不敢大意，紧跟着随了礼。

俞晚抬头时正好与那僧人四目交接，他咕哝着说了句什么。

琮少的妻子和仆人都是会晒本地人，只听得懂当地方言，自然不知道僧人说了些什么。而她出生在云南临沧的钟鼎大族，自小便学习各种民族语言，所以，当那僧人一开口就是缅甸掸邦口音时，她已经察觉到什么。

俞晚偏头笑着对琮少小妻子道：“听说你们这里的僧人道行都很深，我想问一问族中生意的走势。”

小妻子不疑有他地微笑颌首，随即领着仆人往外面走了几步，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继续安静地坐着。

俞晚取了一杯椰子汁，递给面前的僧人：“你喝吗？”

僧人面无表情地瞥了她一眼：“陆小姐，琮氏家族今夜会有贵人来访，你的人现在都在哪里？荒谬的大小姐，这就是你们佛家待客的礼节吗？”

她拨了拨椰子皮，吸了一大口，醇香乳奶味在齿间流转，她用余光微睨着那僧人，追问：“你法号是什么？还有，你刚刚说的贵人是谁？”

“陆小姐，你来到会晒半月有余，正事没干一件，还纵容着手下的人在会晒到处游玩，岂不荒谬？琮少当你是尊佛供着，可私下里迎接外商，发放邀请函，动作却一个也没有少。我想你也应该清楚，今夜的售卖会你根本连一半的胜算都没有。如果到傍晚你的人还不回来，可能连

一成的胜算都没有。”他恼怒地回瞪了她一眼，“还有，贫僧法号怪七。”

他说完作揖，抱着木琴重新坐回门口，背对着她。

俞晚禁不住笑了：“真是怪和尚，脾气这么大。”想了想，应该是赵叔他们遇到麻烦了，否则不会到现在连个消息都没递进来。

午日里阳光暖人，她和琮少的小妻子说了会儿话便有些困倦，回到吊脚楼小睡了会儿。醒来时楼前鼓乐声一丝未歇，还是如常热闹。听这里的人说，这样大庆的节日总要热闹个三五天。

她靠在床头又看了会儿书，等到黄昏时分，那鼓乐声总算小了。前院里似乎有人在叫喊着什么，她猜想应该是晚饭开席了。可是，赵叔他们还是没有回来。

犹豫了会儿，她走到帘子后，脱去外衣，端起一盆冷水硬生生地浇下来。

三月天夜晚风凉，她咬着牙站在原地好半天没动，等到身体恢复了些知觉，她赶紧哆哆嗦嗦换了件衣服。

没有一会儿，琮少的小妻子来请她去前院吃饭。她整个人面色苍白，头发湿漉漉地散在肩上，浑身颤抖地裹着被子，指着换洗下的衣服说：“先前觉得暖和就洗了个澡，没想到就受凉了，现在很不舒服。”

小妻子来探她的额头，掩饰不住地担心：“我去告诉少主，待会儿让人来给你送药，好不好？”

她本来想阻止，但一想这件事怎么也不可能瞒得了琮少，于是作罢，强撑着点了点头。

小妻子临去前还在尝试着邀请她：“真的不去吃饭了吗？今天有许多美食，你或许可以尝一尝，然后早些回来。”

“不、不用了，我这样过去怕扫了你们的兴。”

“怎么会，少主和我说你是会晒最大的客人。”

会晒吗？俞晚抿着唇不着痕迹地笑了下。

等到琮少的小妻子领着仆人走远了，她又打开窗子望着远处。

篝火四起，夜色喧闹。今夜如果在售卖会之前，赵叔他们还不能赶回来，可能真的要如怪七所言的胜算极小了。

琮少的氏族是会晒本地的榆木大族，前不久俞晚收到消息，琮少手上有一批上好的柚木，木质一等，数十米外香气四溢，皆是百年老木，会于涅槃节当夜公开拍卖，于是她早早地赶赴于此。

她听说这场售卖会将齐聚老挝当地各省县的财主，很多像她这样的临沧外商闻风而来，甚至还吸引到了越南、泰国想要做这笔生意的商人。

在来到这里之前，她曾经以为这是场光明正大的售卖会，和她想象的那样公开于众，价高者得。可来到这里之后，发现许多事情超出了想象。那些各地的财主和商人纷纷入境，却隐藏之深。她曾多次探过琮少的口风，琮少只是微笑着说，时机未到。

他还说：“如陆小姐这般坦诚身份和背景、毫无保留表明目的的商人，我已经许多年不曾见过了。可能等到这场售卖会结束，陆小姐会懂得这片土地做生意的规则，但我希望陆小姐坦诚的性子不要变，这样就很好。”

好吗？她现在可觉得一点也不好，赵叔一行好几个人竟然一个都没有回来。

夜里前院的乐曲声已经消失了，整个寨子楼都安静地沉入到他们的梦中。琮少告诉她，这里从来不需要彻夜狂欢，他们的族人每天都很快快乐。

没有任何逾越快乐的元素，有的只是清晨最耀眼的阳光和全族人真心的笑和善良。

穿着麻布兜肚的女孩在溪边洗脚，男孩在水下嬉戏，若不小心碰到女孩脚丫子，一定会脸红地在水下憋气很久。寨楼的妇女挽着手去时